

关注

当我们欣赏局部忽视整体、亲近荧屏远离现场、钟情热闹忽略门道时,看到的是电视还是话剧?这恐怕是值得深度怀疑、深入讨论的问题。

“星剧社”能为话剧培养新观众吗

□谷海慧

话剧被舶来已百余年,“电视话剧”却是新鲜货,它是湖南卫视新推出的专栏节目“星剧社”的创新设计。作为一个偏正词组,“电视话剧”以“话剧”为中心词,说的是观众通过电视来看话剧。分属不同艺术门类的话剧与电视,无论制作方式、传播媒介还是受众群体,都存在诸多异质性。这种跨界与混搭的电视话剧,会是什么样的面貌?坐在电视机前看话剧的人,看到的是什么?话剧能否借助电视,在传播中培养新的观众群体?刚刚播出的田沁鑫执导的话剧《罗密欧与朱丽叶》,或许能够对这些问题进行回答。

看局部还是看整体

剧场里,我们通过自己的眼睛看到了舞台二度创作;荧屏前,我们接受的则是经过编导眼睛筛选的三度创作。在《罗密欧与朱丽叶》的三度创作中,作品的舞台特征被淡化,电视的镜头语言被强化。大量的特写镜头和局部的人物行动成为电视话剧主体。通过12个机位不断切换,电视版《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拍摄角度和景别始终处于动态变化中。荧屏上,舞台全景呈现很少,中景、近景居多,饰演朱丽叶的殷桃和饰演罗密欧的李光洁的面部表情,被无数次从不同角度给予特写。

这些被拉近的镜头、被放大的表情,是观众在剧场中无法看清的。表面看,它们形成了对现场演出的补充。然而,追问下去,这种补充效果便显得可疑。首先,走进剧场看话剧的观众,是以真切地看清演员表情为目的吗?《罗密欧与朱丽叶》是大剧场话剧,即便坐在最佳位置的观众,也无法像看电视特写镜头那样捕捉演员表情。但是,这是否会影响到他们观剧的整体效果,是否会构成他们评价戏剧优劣的依据?如果会,所有剧场戏剧都不必再存在。然而,走进剧场的观众要看的是艺术整体,看清演员表情并非他们的追求,用自己的眼睛自主获取信息才是最高价值。其次,电视话剧是以突显演员的表演能力为目的吗?电视话剧如此推近、夸大演员的面部表情,似乎是以演员为中心的。但是,面部表情只是演员塑造人物的要素之一,台词、肢体、对现场的把控等综合能力,才是考察演员表演能力的要义。事实上,电视特写镜头的目的很单纯,它呈现出什么,什么就是目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中,它给观众提供的就是明星脸。众多特写镜头的设计,以“看脸”来达到吸引观众看电视的目的。这个局部呈现的背后,深藏着迎合大众审美趣味的电视经营策略。



电光火石、极易被打开的情感记忆、极易产生的心理共鸣,都在非艺术空间的荧屏前,被日常性地化解了。我们没有借助话剧暂时走入另一重时空,完成对日常人生的跳脱、超越;而只是借助电视,在日常生活中增加了一项以话剧为对象的消遣。

看门道还是看热闹

与现场演出不同,电视话剧有规定性的节目时长、播出形式和内容设计。为吸引观众注意力,它就要设计更多看点,使用更多手段。其实,只要想想电视话剧节目的命名——“星剧社”,我们就会发现它的核心卖点。“星剧社”自诩以推广话剧艺术为出发点,但它只推广明星话剧。这个节目预计推出的12部话剧,有50多位明星参与参演。除了明星脸,某些被夸大的剧情细节、幕后花絮,也都成为炒作或留住观众的理由。电视版《罗密欧与朱丽叶》中,演出前重点宣传、播放中反复闪回的,是男女主角的吻戏。“李光洁激吻殷桃”、“大尺度激吻”、“大尺度脱衣”等,成为网络上铺天盖地的噱头。电视播放过程中,每处吻戏都被给予大特写,并通过镜头延长亲吻时长,而后还在其他情节段落反复闪回。这种高调处理使亲吻成为电视版《罗密欧与朱丽叶》的重头戏。而在现场演出中,男女主角的亲吻并不那么引人注目,只是情之所至,发乎情止乎礼的举动。这种重点偏移,不但在热闹中喧宾夺主,而且会形成对想看门道的观众的误导。幕后花絮也是典型的电视策略,田沁鑫的想法,各界明星的力挺、主演的戏外活动、剧组的高夜等都足以吸引电视机前好奇的观众,使他们不要换台或走开。而对于那些走进剧场的观众,较之于剧本本身,这些往往并不为他们所关心。此外,限于节目时长,两个多小时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被删至90分钟,已经破坏了剧作的完整性;而插播广告的电视化操作,又破坏了作品的连续性。可能只有合乎理想的电视观众不会计较这些,因为他们已经接受了电视的运作规则,只是看看热闹而已。但是,如果是这样,“星剧社”能够为话剧培养新观众吗?它只是进一步为自己培养电视观众罢了。

看现场还是看荧屏

但凡既看过现场演出又看过话剧录影的人都会感叹:话剧要看现场。因为看现场演出,进行观演交流、感受剧场效果是话剧的独特魅力。而电视话剧,因影像的可复制性、错过观看的选择性、输出或接受的单向性,无论从视听效果还是心灵感受上,都成为了完全不同于剧场话剧的艺术样式。

剧场是一个“场”,是暂时告别日常空间的艺术场域,是造梦现场。走进剧场,意味着目击,也意味着共享。在这个充满生机的场域,观众席暗下、舞台亮起的那一刻,艺术的神圣性、感染力便开始彰显。《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开场群舞、音乐、热舞等,使舞台瞬间成为一个燃烧的小宇宙,辐射到、灼热着每个在场者。此时,不仅演员的现场表演是不可复制的,观众的在场感也是无法被替代的。现场演出版《罗密欧与朱丽叶》极具喜剧性,笑点无数,现场观众哄笑不止。而那些令现场观众大笑的片段,在电视机前却失灵了。如摇滚神父对于男女主人公爱情乃“生命科学”的解释、康花乔装入罗密欧送信时使出浑身解数、欲脱衣时罗密欧对朱丽叶“怎么这么事儿”的奇怪、婚礼游戏中未交换戒指便被允许“直接亲吻你的新娘”等片段,都是现场爆笑点;但电视直播中,虽然导演会切换观众大笑的画面,作为对某些喜剧性桥段的提示,隔着荧屏的现实世界中的观众却只能隔岸观火。而配合剧情,几次唱响的汪峰的《当我想你的时候》,在剧场颇具煽情效果;在电视机前,也很难让人动情。那些在剧场极易体察的

创作谈



阿尼帕·阿力马洪是“2009年感动中国十大人物”之一,她是因为伟大的母爱获得了国人的尊敬,而在我的眼里,她即是一位伟大的母亲,也是一个平凡朴实的妈妈。正是这样的母亲,催生了一部电影,擦亮了我们的手和灵魂。每当回忆起那段艰辛创作的日子,一幕幕感人的场景仍然感动着我。我们天影厂这个创作团队,从剧本创作到影片完成,历经180天的奋战,最终以这样一种方式将影片呈现给观众,并获得了专家和观众的一致好评。有人问我,在当下,拍一部催人泪下的电影,你的创作思想和动机是什么?可以这样说,在影片创作之初,我们就确定了这部电影艺术风格和思想内涵的定位:“全球化视野下的一次主流价值观的呈现和心灵拷问”。

关于电影《真爱》创作中的几点思考:

对人物塑造的把握

一部成功的影片,它的核心部分在于人物的艺术创作和现实呈现。这两者的完美结合对“阿尼帕”这样一位现实中存在的母亲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为此,我们遵循原型人物片“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整体把握原则,避免以往人物片现实主义色彩较浓,或过度追求写实的艺术手段,而是有选择地、以写意化的方式将阿尼帕一生抚养6个民族19个孩子的动人故事进行艺术再创作,让演员将阿尼帕生活中不同时期常态化的眼神、动作等高度凝练地表达出来,并化为影片中写意的、唯美的艺术符号,以此还原了现实人物内在的精神世界。我想,这一点,电影《真爱》在原型人物片创作上的尝试是大胆的、有效的、成功的,也是被大家认可和接受的。

影片的叙事及电影造型

电影是视听的艺术。该片的背景是以新疆青河县秋、冬两季自然风光为依托,特定地域所展现出的纯净、辽阔与悠远,如一幅幅美轮美奂的图画,散发着一种诗意的光芒,给人造成一种强烈而宁静的视觉冲击,带来一种田园牧歌般的视觉空间感受。影片中有很多留白,就像淡墨的国画一般,景语已延展出了情语,这也是这部电影为什么会让观众潸然泪下的原因。这种独特的影像效果,不光为整个故事的展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更成为了一种叙事和影调。比如石墙道、吊桥、纯净的天空、温暖的毡房、风吹草动的姿态等等场景,都参与到影片的叙事和象征意味的表达中,从而完成了一次“诗性”的电影探索。

多元化音乐元素与艺术风格

该片的音乐,从作曲、选曲、演奏、录音乃至后期的缩混制作,力求精准、讲究。特别是在地域民族风格的把控上,着力营造出了多民族文化融汇的气氛。《真爱》的主题曲就是一段真情的宣泄,在温暖厚重的弦乐处理下,富有新疆北疆哈萨克风格的旋律自然流淌着,既不矫揉造作,又不显控制过分,就像影片里那些看似朴实无华的人物一样,娓娓道来深情诉说。

我们在音乐元素的选择上既有哈萨克族的民歌乐句,又有多民族的音乐元素;既有原生态民歌自然的呈现(如哈萨克族民歌《阿嘎依依》),又有民族音乐背景下的再创作处理(如影片中童声的齐唱);既有冬不拉等民族乐器的细微演奏,又有浓厚西洋弦乐群的肆意挥洒。通过各种手段对民族音乐素材进行了创造性的展开和变奏,为推介新疆音乐做了一些成功的尝试,更使之能够揭示影片主题并形成该片鲜明的风格。

感人的故事、诚恳的叙述、唯美的画面、质朴的表演、贴心的音乐,这些可以预想到的电影要素,我们都尽了最大努力在一点点实现着,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局局长张宏森,调看了《真爱》送审版的光碟后说:“看了《真爱》,泪流满面,震撼不已,真爱的情怀和力量足以征服观众。伟大的母亲,伟大的爱,是跨越时代、民族、文化和一切社会界限的,所有的人生都是被这样的爱滋养着,托举着。影片细节突出,节奏感好,季节性画面呈现得美轮美奂,音乐如同天籁,这是一部很有分量的电影,祝贺天山电影制片厂。”得到这样的评价,我们觉得所有的辛苦没有白费,我们对新疆的一片深情也有了依托。还有专家评论说,这是一部唤醒沉睡之爱的电影,是我们可以相互取暖的电影;是一次草原慈航、边地慈航,它传递了一种打破心灵壁垒的母爱、真爱和大爱精神,从而具有了超越民族之爱的现实意义。这一切都使电影《真爱》散发出具有世界意义的艺术魅力。

电影《真爱》中的母爱,真情仿佛一条宽大的河流在人间温暖的河床上流淌,在这个河床上流淌的爱是不分民族、不分地域的,这既是人类共有的良知,也是人类永恒的家园。

《青春无极限》讲述

两岸青年的创业、爱情故事

年轻一代如何坚持创业,实现自己的“中国梦”,38集电视剧《青春无极限》生动地回答了这个问题。该剧由中央电视台、中共福建省委宣传部、厦门市委宣传部和上海海域文化影视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出品,是一部主题向上、视角独特,颇具时代感的作品。该剧正在央视电视剧频道热播。



该剧以海峡两岸三个普通家庭交往20多年的经历为框架,突出表现闽南小老板林康辉和台湾博士蔡铭振之间从纠缠开始,一路磕磕碰碰走来,最终成了患难兄弟,以及他俩与程雨欣这个命运多舛的才女所发生的故事。他们都想实现自己的梦想,却因差阳错走到一块,由于思维和立场不同,加之二人不断闹出的误会,以及三家20多年前的恩怨,使得相互之间形成激烈的矛盾冲突。全剧就是围绕对手变兄弟、欢喜冤家成为亲密恋人这一主线,来完成巨大的反差变化,构成了跌宕起伏的情节安排。这在当下的电视剧类型中,可谓独树一帜。该剧的三位主演分别是来自内地、香港和台湾的潘粤明、李彩桦和朱孝天。(央讯)

艺谭

承载民族梦想的电视叙事

□范志忠



在影视文化产业已成为国家战略支柱产业的背景下,我国影视创作进入新中国成立以来发展最好、最快的时期,中国也一跃成为电视剧产量排名世界第一的大国。伴随产业化水平的提高,一大批影视公司脱颖而出,从而为拍摄讲述民族梦想的影视作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如作为国内电视剧行业龙头企业的华策影视,多年来坚持现实主义创作、坚持出品接地气、说人话、关心老百姓的主流价值作品、坚持书写属于平凡中国人美丽梦想的行业责任,其推出的《国家命运》《全家福》《推拿》等作品鲜明地折射出现阶段中国文化发展新的内涵,展现了艺术创作上的文化自信,浓墨重彩地展现了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令人瞩目。

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

作为一种创作方法,现实主义长期以来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主流文艺创作。这一点,在致力于表现民族重大历史题材的电视作品中表现得尤为鲜明。如《国家命运》严格遵循“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现实主义原则,全剧重大事件完全按照历史的本来面貌实事求是地再现,史实、事件、时间、地点和人物都有据可查,有剧可考。在创作上,《国家命运》巧妙地融入了反映当时重大历史事件的文献资料片,并配上精确生动的画外音解说词,从而使得全剧洋溢着一种浓郁的现实主义纪实风格。

中国梦归根结底是人民的梦,电视作品要构建出具有深厚现实基础的中国梦,就必须以一种现实主义的情怀塑造好普通人的艺术形象,表达好普通人的生命诉求和人性理想。如电视剧《推拿》在国产电视剧中首次将镜头聚焦于盲人群体,关注盲人这一社会群体的尊严与欲望、生活与梦想。《推拿》现实主义的创作立场,在一度收视率是论而盛行戏说风、穿越风的电视剧界,益发显得珍贵与不凡。电视剧《全家福》则大量还原了老北京的民情风貌等生活细节,体现了对历史文化和民俗的尊重和敬畏;与此同时,编导还巧妙地通过主人公如何在曲折迂回的新旧中国历史流变中,坚守其“平如水,直如线”的人生信条与处世态度的经历,栩栩如生地塑造出一个普普通通的古建筑工匠形象,完美地体现了“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一现实主义创作美学原则,堪称“京腔京韵,沧桑变迁,大时代中有家庭剧浓浓温情”的平民史诗。

法国年鉴学派学者费尔南·布罗代尔在《文明的文法》序言中指出:“如果丧失了国民意识,法国也好,意大利也好,都不可能存在有独立的文化,真正的文明”。在这个意义上,近年来优秀的电视剧执著于以现实主义的镜头语言全方位地展示民族历史的光荣与梦想,叙述百姓平民的悲欢与离合,深刻地表明这样一个事实:随着改革开放30多年来现代化建设的日趋深入,人民生活水平的稳步提高,国家综合实力的日益强大,承载民族梦想的电视叙事,不仅能够大满足人们中华民族身份认同的强烈愿望,而且可以更加清晰地帮助我们认识国家的过去和现在发展的历史逻辑,进而勾勒出国家未来科学发展的宏伟蓝图。

民族复兴的宏大叙事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曾经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众所周知,从1840年到1949年,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因国内外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交织而屡屡遭受挫折,甚至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贫穷落后国家。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带领全国人民,立志把一个落后的农业中国改变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中国,实质上开辟了落后民族和落后国家争取民族独立并走向现代化的新道路,代表了人类现代化历史进程的新趋向、新突破和新经验,具有重要的世界历史意义。

主旋律电视作品的叙事固然各有侧重,但都不约而同地以一种史诗的厚重风格,热情地讴歌了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如在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之际在央视一套黄金时间播出的《国家命运》,在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宏大历史语境中牢牢地抓住研制“两弹一星”这一主线,并通过这一关乎新中国存亡和饱受欺凌的中华民族能否重新站立起来的主线,热情讴歌了毛泽东、周恩来等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如何殚精竭虑寻求和探索一条富民强国之路,描绘了钱学森、邓稼先这一代科学家以身报国、九死无悔的爱国情怀,以此折射出新中国成立以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辉煌历史,艺术地再现一个古老的东方国家如何从传统农业文明转型为现代工业文明的伟大历史变革时代。

